

義工卿：歡迎大家收睇基督為本基金《愛是有圓》，大家好呀！我係基督為本基金義工張淑卿，大家可以叫我卿卿嘅，我係一個半退休嘅人士。跟住落嚟我要介紹我今晚嘅拍檔Eddy同Olive請佢哋介紹一下自己

義工Eddy：大家好我係Eddy，我亦都係基督為本基金嘅義工，創會以來一直都有支持個會。過去我都參加咗好多關於幫人圓願嘅經歷。

義工Olive：大家好我係基督為本基金嘅義工Olive。

義工卿：「基督為本基金」係專為18歲以上晚晴人士圓夢嘅非牟利機構，《愛是有圓》係機構製作嘅視像節目，訪問唔同嘅社會人士，分享佢哋對圓夢嘅睇法。今集我哋訪問嘅嘉賓係伍桂麟先生Pasu。

Pasu：Hello大家好。

義工卿：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伍桂麟先生，佢係香港著名嘅生死教育工作者同埋遺體修復師，「一切從簡」殯儀服務社企同埋「生死教育書店」嘅創辦人

義工Olive：佢同時都係香港生死學協會嘅會長，同埋生死教育面書專頁嘅版主。

義工Eddy：佢曾經出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同埋多年來推動無言老師，亦都係2019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同埋2020年香港人道年獎得主。

義工Olive：Pasu你係機緣巧合之下就做咗遺體修復師啦，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入行嘅經過嗎？

Pasu：我諗其實我入行呢就廿幾歲入行啦咁，其實距離宜家十幾年做咗呢個工作啦，頭先大家唔同嘅分享講番我嘅經歷，其實我覺得有啲抬舉嘅，不過呢我諗自己咁年輕入行去做同生死議題相關嘅工作啦，大家可能會諗廿幾歲有啲咩議題可以同生死去呢。咁其實我自己本身係藝術畢業喇，都係做教畫呀或者做設計嘅工作。咁但係個時都係一個叫做我哋叫freelancer。以前呢啲就可能叫打散，但宜家年輕人好勁，有個好靚嘅名叫Slash。咁但係我諗以前我都覺得係自己年輕嘅時候有多啲開眼界嘅機會都好嘅，咁同埋實際上係收入上多幾個途徑去支持住自己，咁變咗呢鍾意做嘅嘢可能唔係好賺到錢。

咁就唔係話我做生死事實嘅嘢就唔鐘意，不過我嗰陣時就有親人帶入行喇，咁我就去咗殯儀館個到學師。咁廿幾歲喺殯儀館咁無理由係我見家屬幫人安排身後事嘍！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下呢啲工作有啲似中醫呢個行業，你梗係會想揀個老嘅嘅去同你安排嘍嘛，咁我廿幾歲咋喎。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就係做一個比較幕後嘅嘢工作，就係處理遺體。處理遺體個工作好多人都覺得好掉忌、好驚、好得人驚。

但係我自己可能有好獨特嘅經驗，就係因為我十七歲個時已經開始係一啲

社福機構做義工。第一次叫做長時間去做嘅義工就會係做獨居長者探訪義工。探訪獨居長者呢就由十幾歲開始，其實我都唔識講嘢㗎，咁可以做嘢呀？咁嗰陣時就係新年之前會幫啲長者喺屋企幫佢大掃除啦、幫佢執嘢啦、幫佢清潔啦咁。

到自己開始識講嘢嘅時候呢，真係真係要廿幾歲先開始識講嘢！咁就可能真係開始識得去關心下個長者嘅生活需要。咁其實開始見到一啲社會問題係畀長者，甚至乎明白到長者其實都有一種孤獨感，佢好驚第日係越老越無人理，或者死咗喺屋企都無人知。

咁所以對於我入咗行做遺體處理，到去學習做遺體防腐呀、修復呀，有時都會見到有啲自殺嘅人都係長者。我哋有時新聞見到都係啲好特別嘅個案我，覺得年輕人自殺好嚴重，但實際上比我哋見到其實係長者嘅自殺率係比較高嘅嘅。

好幾個機緣巧合底下，令到我由做處理遺體嘅工作呀，或者再早啲嘅時候接觸到長者，慢慢建立咗一個……雖然我係接觸緊一個死亡嘅行業，但其實原來喺我接觸之前，我係先接觸咗同老人需要嘅社福活動開始先。咁所以就慢慢建構咗我後邊點解做生死教育嘅時候就有啲嘅嘅諗法，去由我十幾歲原來就開始呢個工作先。

義工Olive：我想問吓你呢，即係你廿幾歲入行嗰陣時呢，都係做幕後嘅工作呀，處理屍體啦，其實都有啲驚㗎嘛，咁你係點樣去克服嗰個心理恐懼呢？

Pasu：咁我都好感恩嘅咁，其實我唔係好驚㗎，哈哈！一開始已經。我覺得我係未做之前驚嘅嘅，因為我即係當我親人問我啦，我係畀佢問咗三次之後先決定入去。我開頭拒絕佢唔係因為我驚，我拒絕佢係因為我覺得佢係覺得我無嘢做、覺得我無工開，跟住先叫我去。我唔係咁樣㗎，我覺得有啲畀人睇唔起嘅感覺，我覺得，我覺得我係賺到錢㗎。咁到後尾佢都應承咗，咁因為我都見到佢哋好難搵下一代嘅人去做啦。

二來，我都sense到即係意識得到，我將來喺香港做創意行業……創意行業嘅人其實都好挑戰，我覺得要擺個平衡。所以我覺得做喜歡嘅工作可能真係未必賺到錢，但如果要維持喜歡嘅工作就要有另一啲嘢去支持住自己。咁所以我呢個，其實係一個唔係好尋常讀藝術嘅人會有嘅諗法，但係正正好彩我自己都有我特別理性嘅一面。

咁所以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呢，我唔係好覺得我見住一個遺體去做，我係覺得同我接觸嘅老人家唔係好大分別。雖然我都係會開刀見血嘅，但感覺上呢，其實係一個老人家咁馴喺度。我諗多啲嘅衝擊係，做一啲意外過身喇、或者自殺過身喇，咁啲係唔尋常嘅。但個種唔尋常唔係因為佢死得好難睇，個種唔尋常係會我心裏面係有些小哀傷，其實佢哋係未必需要，即係佢哋未必要經歷呢一個咁突如其來嘅死亡。咁有時經歷意外而死呢，嗰啲意外可能係佢自己嘅原因喇，亦都係可以係人哋嘅原因而導致佢地死亡。如果佢自己嘅自殺，可以係睇唔開、可以係情緒病、可以係佢生活真係好艱苦。

咁所以我諗喺我做呢啲工作，點解我唔會覺得驚，因為我從來覺得我係服侍緊嗰個人，咁到我再做多啲case、做呢啲工作嘅時候，我慢慢開始知道原來

我以為我服侍緊個死咗嘅人呢，咁因為接觸多咗啲家屬，我後尾慢慢覺得都唔係服侍個死嘅人，其實最後原來真正服侍嘅喺個在生嘅人，即係唔係死者，係服侍緊個生者。所以當服侍緊個生者嘅時候，你發覺有啲嘢，原來你可以幫到……

義工Olive：例如一啲安慰呀。

Pasu：比如一啲安慰啦。但另一邊廂，你以為你可以幫佢，慢慢有時你會發覺無能為力，咁所以令我點解要多啲生死教育嘅工作，就係因為前面有咁嘅一啲一步一步嘅經歷同覺悟或者，咁就知道其實做預防嘅嘢、做教育嘅嘢、做文化、推廣啲生死教育上面需唔需要一啲文化，好啲嘅準備、一啲情緒嘅照顧或者陪伴。我覺得呢啲就喺我後期點解會越做越多。咁我覺得個基礎喺由我呢啲經歷到開始。

義工Eddy：有無話最難忘嘅經歷喺邊一個個案？

Pasu：我諗我自己最難忘嘅經歷，因為做遺體，尤其是做修復工作，我諗係……其實我宜家好少做嘅，因為我後尾覺得做遺體修復……雖然我都會好專注去做遺體修復個案，咁但係能夠做到當然最好啦，但係有時我諗安慰啲家屬更加緊要，但有啲時候點解都要有修復嘅程序出現，因為始終屋企人可能好想見最後一面。

咁特別個案，我可能我自己做嘅個案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識得嘅親人都有。咁所以如果真係你話要深刻，我做過自己嘅朋友嘅遺體修復，佢係墜樓嘅，我諗喺做嗰個過程就……陣間見到就係，即係一個人嘅死，而嗰個人同你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呢，其實個感觸係多嘅，但感觸多之餘你點樣係呢個不可挽回嘅事裏面去做些少嘅嘅補償、或者補救呢。其實無話救、無得救添呀。有無一個補償呢，我諗係可能遺體修復係可以做嘅嘢啦，或者係我可以畀到佢屋企人嘅嘢喇，咁但係佢無一個仔就無一個仔，咁所以我諗呢個係……

即係更加令我覺得做一啲可能身體教育嘅嘢呀、情緒關顧嘅嘢呀，無論係做老人家嘅生前規劃呀、死後嘅規劃，定係做年輕人嘅一啲生命教育呀，咁呢啲都係我會慢慢一直一直畀自己去做嘅一個目標，可能就由呢啲經歷開始囉。

義工Olive：你將佢嘅遺體修復嗰個做得好好睇睇啦，咁佢個家屬都會覺得好安慰，咁喺呢一方面來講呢，咁家屬會唔會話有啲特別嘅要求會提出嚟？即係點樣係修復方面。

Pasu：其實做修復呢就無一個特別要再做、額外嘅嘅需要，因為你係盡可能還原番佢原本個模樣啦

義工Olive：原來個樣，個模樣。

Pasu：但係無得還原嘅嘅，我哋都要承認，呢樣係其實我可以盡力而為，但係

同時間都係量力而行嘍咋我諗都係，唔係量力而為。咁因為你想像你去一個蠟像館，你見到個都幾似嘅蠟像，但人哋專業嘅蠟像，度曬個明星個名人，跟住再做蠟像，可能做半年咁樣，咁可能先做到九成個樣似，有啲人都覺得有啲唔似添呀。咁何況我要係一個人過咗身到喪禮，個短個幾個禮拜做到十分似呢咁。可能對我嚟講我最盡只可能做到八成似。

咁所以與其做呢樣嘢，可能有時除咗功夫要多啦，咁有時收費又未必平得到啦，咁可能我就要嚟其他地方幫個家屬去過渡，可能有時會有時比起真係純粹去做修復緊要。

義工卿：咁我哋知道你係讀設計出身嘍喇咁，咁嚟設計方面呢對遺體修復有無你嘅優勢呢？會唔會令你嘅工作容易做啲呢？咁同埋你響遺體修復個度呢有無準則？準則係嚟邊度呢？

Pasu：我諗做遺體修復來講，藝術方面嘅培訓同修養係真係好大幫助嘅，因為我自問我都係比較學院派出身喇，咁所以即係有好多藝術上嘅根基，無論係畫一樣嘢呀、臨摹嘅基礎呀，咁一定係好嘅。咁所以就唔嚟好似宜家大家睇到嘅藝術家咁，畫咗一幅畫跟住碎咗佢一半呀，或者加個張白紙就行離開咗嘅一個行為藝術咁。

我就係讀好傳統嘅藝術培訓開始。咁所以做遺體修復呢，因為要還原嘛，所以有時見到先人個樣之前，會問家屬擺相片幾張，咁樣去對照、去參考。咁但係就有幫助，不過就未必係最接觸到，而一定係最perfect咁出現囉。

義工Eddy: Pasu 呀，你頭先都講咗好多關於遺體修復同埋你係殯儀館方面嘅工作啦，咁點解你會後期加入咗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個邊工作嘍呢？

Pasu：我29歲嘅時候呢就結婚啦，所以當我結婚嘅時候我就開始諗，人生已經轉咗去另一個階段啦嗎，咁其實係咪工作都可以諗一諗呢？究竟而家嘅工作係咪仲有其他可能嘅發展呢？我想試吓上幕前，就真係幫人真係……因為我當時已經讀緊一啲生死嘅教育課程啦、一啲哀傷輔導嘅課程啦，我覺得可以試下即使30歲嘅時候比較年輕呢，都係去做一啲幫人安排身後事嘅嘢，咁但係唔同嘅原因，我發覺原來個陣時都係一個未適合嘅時間啦咁（苦笑）。

咁反而我見到中大醫學院請人，係做呢個醫學院解剖室裏面嘅防腐師啦咁，咁我自己就諗，個陣時呢其實比自己一個機會入去大學，去做高等教育嘅工作，但又係做防腐師，不過只係由以前嘅殯儀館轉咗可能去醫學院，最初轉個下我人工係少咗50%，咁但我又覺得都值嘅，因為「我宜家唔試下轉呢，第日我覺得我再大啲嘅時候會唔夠膽轉」個陣時有咁嘅諗法。咁所以入到醫學院做。

我覺得係好慶幸啦，我入到去遇到好好嘅老細，遇到陳新安教授啦咁，佢比咗好大空間我，唔係淨係做遺體防腐、唔係淨係做標本、做解剖嘅教育協助，即係佢比咗好大嘅機會我去做一個叫「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入去一零年，入中大嘅時候呢，個陣時遺體一年得三、四個人係捐嘅，其他個十幾個遺體都係啲無人認領遺體嚟。我以為本身大學用緊啲遺體都係捐嘅最初，但原來

係咁少嘍咋嗰原來係。

咁我自己有做開生死教育嘅嘢啦已經，亦都係嗰陣時都做咗10年以上做獨居長者嘅探訪啦，咁入到去就覺得呢個會係當時自己係特別想投入去做嘅嘢。咁所以由一零年入中大，一一年成立咗「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啦。其實我係「遺體捐贈計劃」成立10週年嘅時候走嚟我係，咁所以我覺得好慶幸啦，喺我走嘅時候，基本上遺體已經一年係平均有100人去捐贈嘍啦，其實同嗰陣時得三、四個人係天淵之別。

咁同埋入去去做捐贈計劃嘅第三年呢，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去到有幾十人捐遺體，已經係斷咗唔需要再用無人認領遺體，所以我諗當然幫到醫學院有好多入捐遺體嘅增長呢，或者好多人登記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但係係道德倫理上嘅更大改變係，你可以唔用一啲無人認領遺體，而係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去用一啲願意捐贈嘅人呢，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更加大嘅改變啦。

義工Eddy：Pasu呀，頭先你都講到話推行呢個無言老師呢個計劃，咁就令到一啲捐贈……由以前無人認領嘅遺體捐贈，到而家就都多咗好多人主動去捐贈，其實呢個成效你自己覺得點？

Pasu：點解會成功呢簡單啲講，我諗係我自己個感覺就係，我哋要推動一個都係禁忌嘅嘢啦，就係因為禁忌反而更加要直接了當去講，不過嗰種直接了當呢係有鋪排嘅。如果我一開始出去個社區，我就不斷講話：遺體捐贈好重要呀，即係如果唔係咁樣做呢，啲學生就唔夠遺體解剖啦，醫生呢就唔夠遺體去做研究啦，唔夠手術呢去做一個培訓啦咁……但係呢啲係人都知呢，你咁樣講鬼唔知係有係好啲嘢，但係呢啲唔係最能夠令我有個衝動去捐贈遺體。

我要佢個感性呢，都要觸動到佢。但係當可能我出去咗個講座一個鐘，去個社區中心同老人家講，而家話畀你聽，原來個遺體捐贈我只係留番最後十五分鐘先講，我前面啲九個字呢，其實原來係講多啲係一個老人家，原來佢係要有一啲生前規劃，生前規劃可能係佢由長期病患，到佢開始自理能力減退，到佢成為一個比較嚴重嘅後期嘅病，到一個臨終病。

其實有好多嘢呢，佢要自己諗定，佢要同屋企人溝通。嗰啲嘢係佢最切身所需要嘅嘢，佢過咗身之後，佢嘅身後事應該點安排，除咗事務上點安排，佢點樣令到屋企人容易啲過渡個哀傷，當呢啲嘢佢準備得到自己，準備得好去家人，其實佢再諗咩器官捐贈呀、遺體捐贈，係容易好多。你諗下佢連一啲最基本嘅自我嘅條件都未做好，你就叫佢捐器官、捐遺體，會唔會早得滯？佢準備得好自己，準備得好屋企，準備得好家人生前身後要點樣照顧佢、點樣過度佢自己嘅情緒、事務上。一切都準備好啦，咁佢幫人係容易好多，即係無論捐器官定遺體。

咁仲有個好大嘅好處就係，我係代表醫學院出嚟去介紹遺體捐贈，但係，我係以一個醫學院嘅代表，亦都係一個醫者嘅心情，用一個醫者嘅心情去照顧番呢啲老人家，佢一啲基本生活、心理、身心社靈嘅需要。而先至去講遺體捐贈，咁佢係咪覺得其實佢係一個被關心緊嘅角色，而佢既然都係被關心，你都提醒咗佢好多嘢，你都教導咗佢好多嘢去準備。我俗氣啲講，佢係咪鬆手少少呢？如果你真係想佢去捐器官、捐遺體嘅話。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因素去令到件事成功，而我哋係唔使賣花讚花香。即係我追女仔都好，都唔會一嘢就掙扎花，我要前面有啲鋪排先得嘍，咁我鋪排好，你個扎花出現嘅時候呢，先係最好效果嘅，你一開始就掙扎花出來佢未必受你。呢個都係、少少個個、你當係策略呀，你當係可以點樣去做呢樣。

義工卿：咁係咪後生啲嘅人係比較容易啲接受你呢個遺體捐贈計劃嘅理念呢？

Pasu：其實呢，年紀大嘅人係會接受多啲嘅，其實哈，年紀輕嘅人呢，佢根本理都未必想理，好現實咖嘞，因係大家係嗰個年紀，年輕嘅時候呢，你對生命嘅追求係好唔同，但係年紀大嘅人，甚至乎佢已經有長期病患嘅人呢，佢已經意識到呢，即係生老病死嗰個階段係一步一步咁嚟，所以當佢可以面對到佢嘅年老，面對到佢嘅疾病，面對到死亡嘅時候，咁所以佢幫人、捐器官、捐遺體會自然一啲囉。咁但係年紀輕嘅人呢因為佢未諗到呢樣嘢，根本死亡對佢來嚟講太遙遠，所以唔好話佢接唔接受，可能佢連去聽呢啲嘅訊息嘅衝動呀，或者好奇都未必有，咁所以我諗起喺做年輕人嘅生死教育係用另一種層面去切入，就唔係用一種生前身後嘅規劃去切入嘅。

義工卿：你有無覺得無言老師都係幫緊啲亡者圓夢呢？

Pasu：我覺得呢，本身無言老師嗰個計劃係幫到部分嘅人呢，係有一種圓夢嘅一個訊息呢或者係理想係放咗落去。點解呢？

我覺得呢遺體捐贈嘅登記人呢，都有兩種嘅，即係如果好簡單咁分，有啲人呢，係純粹真係覺得幫到人，咁呢個好緊要啦。咁另外仲有一種呢，好得意咖嘞，好多人都係有一種用得唔好嘅概念係裏面，咁所以呢，其實佢哋係一啲環保嘅人士嚟，不過佢自己唔知道啫。咁呢兩種就好得意嘍，所以呢你問我邊一種係叫做似啲圓夢嘅人呢？我覺得第一種似啲，但第二種就唔係好似。

第一種呢，因為佢真係想幫人，佢都有個心願係幫到啲學生、幫到日後嘅病人，所以當有人係真係喺佢身上，捐到去醫學院去用嘅時候，其實係完成咗一個佢去幫助別人嘅心願。咁而且呢，我咁樣講呀，呢種人呢，仲再分兩類，一種係佢係好清楚成件事係點樣幫人，有啲人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呢佢唔清楚極都最少知道係幫到醫學生、幫到將來嘅病人。所以呢，如果係第二種我頭先講呢啲啦，偏向係知識水平無咁高嘅人啦，或者可能佢本身係比較基層嘅嘅人啦。但係呢好得意啲佢哋，雖然佢哋未必考究啲嘅技術性嘅問題，點樣捐呀、即係捐之前要做啲乜、之後屋企人要做啲乜……佢未必好清楚知道，亦都未必好清楚解釋到畀佢哋屋企人聽，但係佢只係好簡單有咁嘅心願想幫人。

同理，點解我話呢啲人係佢知知識水平可能會低啲、會基層啲，因為佢見到自己好多嘅不足，咁但係佢見到自己好多不足嘅時候呢，佢自己嗰個自我價值亦都同樣係比較低嘅，尤其是本身佢仲要係，如果係基層以外，仲要係獨居長者呢，佢會覺得自己臨死之前呢，會長期處於一個社會負累嘅狀態，咁所以當佢能夠知道，佢到最後一刻原來佢可以將佢個身體去捐番出嚟畀醫學院，去回饋番畀社會，或者回饋番，即係佢見過啲醫生，即係啲醫生都好盡力去啲醫

佢呀，但佢都無得回饋番畀個醫生，咁佢只會諗到，不如回饋番畀下一代嘅醫生啦咁。咁所以我諗頭先你問我圓夢啲一樣嘢，就我覺得，如果我細分到去呢啲人呢，我覺得越缺乏嘅人，而佢越簡單，個心腸咪決定捐遺體。呢啲人係對於佢遺體捐贈個個心願嘅意識係越強烈嘅。

義工卿：咁我哋知道啦，無言老師喺開學嘅時候就有開學禮啦，咁請問你用完嘅無言老師嘅遺體呢，你哋會點樣去處理呢？會唔會要啲學生去同佢哋嘅遺體做最後致敬？

Pasu：咁遺體呢，如果佢，反而係開學嘅時候呢，學生會同佢做致敬啦，會有靜默儀式啦。到走嘅時候呢，佢哋未必有個所謂致敬嘅儀式嘅行禮，不過呢佢哋都會寫番張卡呢，就會可能係畀番先人呀、畀番個屋企呀，令到佢哋見到，即係佢哋自己學習完個心意可以畀到，即係可以當先人嘅陪葬品嘅一部份呀，或者如果佢有屋企人嘅話，屋企人可以睇到啲啲學生喺先人身上學完之後有啲咩諗法呀。

或者可能喺之後有嘅撒灰儀式，有時學生佢自己都會有啲分享呀，有啲甚至乎係啲個無言老師，佢可能係無家人添嘅，咁就由學生自己去處理咗幫無言老師撒灰啲個動作，啲個儀式咁，咁由佢親手自己去送別番個無言老師呀。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本身醫學生裏面佢可以有種反思喇，或者回饋番畀無言老師啦。咁就，我覺得有時呢啲嘢都比起純粹做個儀式緊要，即係佢能夠有實際嘅行動或者文字去表達，比起佢一個鞠躬、或者敬禮、或者一個靜默可能仲深刻囉會。

義工Eddy：Pasu你頭先你講過呢話，學生喺處理完啲個無言老師之後呢就會送別佢哋嘅，咁甚至乎有啲學生呢就會係幫啲無言老師撒埋灰啦，咁其實啲學生嘅父母呀，或者佢屋企人知唔知呢樣嘢呢？

Pasu：我諗其實學生自己嘅父母呢，可能有啲知，有啲唔知嘅，因為呢我哋做呢個儀式呢，就聯絡番想參與嘅學生啦，咁學生佢要負責可能呢個部分呢，我覺得係佢自己同自己交代番多啲嘅，佢未必會同屋企人講。

咁但係你話屋企人有無呢種心理準備，或者有無啲種障礙呀，或者有啲傳統嘅忌諱裏邊呢？我覺得呢，香港嘅父母就好實際嘅，哈哈，點解會咁樣講呢？因為呢，其實佢個子女入嚟醫學園學習做醫生，就已經知道個仔十七、八歲就要接觸遺體嘢喇首先就，咁所以我諗呢佢哋嘅父母呢，就算有啲忌諱呢，我諗佢對於培養子女成材啲種嘅能量，應該係大過佢對於啲個死亡嘅忌諱嘅應該。

何況呢，我覺得如果佢知道個子女真係幫啲無言老師做撒灰嘅話，我覺得呢個係更加凸顯到喺中大醫學院裏邊呢係想醫學生係得到啲乜嘢，因為如果佢哋只係得到一啲嘅醫學知識，或者一啲技術嘅提升。咁但係當佢哋去點樣去培養一個醫護人員嘅醫德，講真，就算肯啲個教材或者課程啲度安排，其實都係教書咁教嘅啫，咁但係如果喺其他實際嘅活動呀，或者喺其他嘅唔同嘅交流或者體驗裏面，令到佢地自己本身有得著呢，我覺得絕對係比起直接去上堂教授

係重要嘅。

咁所以，呢個問題都反映到其實做生死教育呢，如果我要喺醫科生度做呢個所謂嘅教育呢，唔係上堂去教嘅，其實係係用一種體驗式學習啦，或者係用一種學習嘅氛圍啦，去影響學生用一個乜嘢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咁如果佢嘅角度就係，原來我可以親手為我呢個曾經落過刀嘅無言老師去送最後一程呢，呢個應該要係佢嘅榮幸嚟㗎呢個係。

我亦都覺得唔需要講到太過高尚咁樣啦即係，因為亦都唔係每個醫學生都可以親手做呢樣嘢，咁但係當我哋有呢個安排喺度嘅時候，反而係就算只係一個儀式，得一、兩個學生做呢樣嘢，但係其他嘅學生參與嘅見證到，或者無參與嘅知道有呢樣嘢發生都好，其實已經係對佢哋點樣睇一個無言老師係有一種反思，因為原來唔係每一個無言老師都一定係有家屬喺背後，佢可以係一個孤苦無依嘅長者，而佢仍然肯去捐贈你中大醫學院。我哋未必會話畀佢聽，每一個佢哋埋柩去落刀個無言老師係有無家人嘅，有時我都唔知咖，佢可能啱啱送嚟嘅時候個家人到佢走嘅時候搵唔番個家人呢？好難講咖呢啲嘢係。

咁佢點樣去珍惜佢對於無言老師個個學習，或者如果佢有幸係做送佢一程個個，佢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面對，或者其他知道咗呢樣嘢嘅時候，對其他人有啲乜嘢影響，咁我覺得呢個係更加重要。咁所以喺父母，如果我假設我係個個父母，我知道我個子女去做呢，我係好高興，可能一屆裏面有三百個醫學生啦宜家，佢可以係可能少數其中一兩個去做代表，去撒灰去畀個無言老師，可能佢嘅得著比起佢擺一個獎學金係大㗎。咁呢個係……所以我諗係培養學生去睇，即係我諗尤其中大都係講緊人文精神嘅學府啦都係，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得嘅機會嚟嘅，咁我諗係父母應該高興而多於係，即係覺得仲有啲乜嘢忌諱咁樣。

義工脚：Pasu，咁我想知道呢，呢個計劃呢令你有啲乜嘢難忘嘅地方啦，同理難忘嘅事，對你做人處事有乜嘢影響呢？

Pasu：我諗喺做成個遺體捐贈計劃啦，我首先覺得就係好多人都喺我開始做遺體捐贈計劃嘅時候呢，係有好多嘅嘅諗法呀，好多嘅可能聲音呀，好多嘅一個懷疑嘅角度，但咁其實都合理嘅，因為大家睇生死，可能或者睇器官捐贈都唔係做得咁好，哇你捐遺體添嗰唔係捐器官，咁但我諗喺成個過程，就係我覺得喺……我可以慶幸我有嘅技能包可以運用得到喇喺裏邊，因為我自己讀書，雖然我話我係讀藝術出身啫，但係其實我實際讀書，我比較有興趣反而唔係藝術嗰邊嘅嘢，我比較有興趣反而係市場學呀、品牌學呀、文化研究呀……即係我比較鍾意呢啲嘢呀其實我，即係反而係其他額外選修上我鍾意呢啲嘢多啲，而呢啲嘢最後係幫助咗我去喺學習到去實踐生死教育嘅推廣啦、甚至乎遺體捐贈嘅推廣啦，點樣嚟……我真係當包裝呢個遺體捐贈呢個program、呢個計劃，同理我點樣係去推廣、接觸唔同嘅人。

其實我唔係靜係喺長者中心做講座，其實我最初做遺體捐贈嘅時候呢，除咗會去問嘅慈善團體做長者服務嘅之外呢，我係真係拎住個文件包咁樣呢，好似個sales推銷員，咁我係逐間醫院呢，去醫院嗰個資源中心，真係敲門問吓個主任，問吓個社工呀有無興趣了解吓；去醫院啲院牧去敲吓門睇吓啲院牧有無

興趣知道吓；去睇吓如果腫瘤科又睇下腫瘤科；或者舒緩科有無啲同事有興趣呀。即係我都幾搞笑㗎，其實我諗番轉頭呢個經歷都幾有趣嘅，你好難想像一個醫學院無端端有個人咁走埋嚟講話遺體捐贈呢樣嘢，咁但係就係因為唔同人接觸，咁當然係有好多人係門門啦，咁但係都有啲人會開門嘅，同埋佢一開度門畀你呢，唔係淨係畀你入去去講，佢會再介紹其他佢身邊都有興趣嘅人去幫你嘅咁。所以當佢入到去，其實我發覺由一啲願意接受你嘅人開始，佢會再介紹、或者再拓展出去嘅時候，咁由可能醫院、可能去到一啲地區嘅組織亦都會。

我平時去上堂，去上生死嘅堂呢，講真十幾年前上呢啲堂呢，大部分人都係四、五十歲嘅，無端端有條廿幾歲嘅靚仔喺度咁樣上堂呀咁樣，即係三十歲呀咁樣，咁佢哋都好照顧我嘅，因為我係無端端有個好細嘅喺度上堂咁，咁所以佢知我轉咗行做醫學院、做遺體捐贈，佢哋又好歡迎我去佢啲機構度講，畀啲機會我講呀咁。

咁所以即係慢慢……其實係一步一步去做，咁同埋一步一步去做嘅時候，咁當然都有一啲策略啦，咁但係策略以外，更多係你不斷去做呢啲嘢，同埋你係每一次確實、確切嘅交流同其他人呢，你會吸收到佢嘅見解。雖然呢樣嘢好新，無人教到你，但佢都會有個，佢都會有個意見、有個回饋畀你，同埋你見到佢哋嘅服務、見到佢哋嘅成功之處、或者見到佢哋嘅不足呢，其實每次都有個刺激自己。咁所以我做呢樣嘢，我除咗要身體力行走出去做，一步一步做，搵石仔咁做。

我可以形容呢，頭啲幾年呢，我個腦係不斷運作呢，即係我放咗工個腦都係諗緊點樣做個計劃啦，同埋唔係淨係齋諗點做，因為我諗我係創意工業學院出身嘅人呢就，我會反覆去諗唔同嘅方法點樣去……大家去crossover，去諗點樣將一個原本忌諱嘅嘢去突破出去、去擴展出去。咁所以我有幾年時間呢，即係除咗係特別會諗得多呢啲嘢之外呢，我做講座呀，介紹遺體捐贈呀，我做得最密啲幾年係一年做六、七十場，咁一年做六、七十場，即係話三個禮拜、兩個禮拜做三場，即係唔止一個禮拜做一場。咁但係每一次做呢，我都有要求畀自己，就係要每一次做嘅嘢都有啲唔同，每次講嘅嘢都有啲唔同。咁因為當你每一次去見啲人，你做啲功課，知道你要向一個咩對象講嘅時候，呢班係咩年紀嘅人？係乜嘢層面嘅人？佢嘅經濟條件係點？佢係被照顧定係照顧嘅人？定係專業人士？係老人定年輕人？佢係住緊一個咩地區？嗰個地區係點？其實你每次調節少少，你就會對於嗰一啲人點樣睇呢件事觸覺就會強啲，到你真係見識到，同佢講完，佢交流話番畀你聽嘅時候，你又會有新嘅啟發。

每一次去做一啲，多一啲，做一啲，多一啲呢，我都相信係有直覺嘅，有時點樣做一件事，但係個直覺唔係無端端出現嘅，係經過呢啲嘢反覆去鍛鍊出嚟嘅，咁所以喺成功做遺體捐贈呢一樣嘢，就係原來你係要有一個觸覺，係好知道嗰人佢對於死亡嘅恐懼啦，而佢個恐懼唔係純粹對於死亡嘅恐懼，佢係唔夠準備嘅恐懼，係一種未知嘅恐懼。你知啦，有啲係生前嘅未知，有啲死後嘅未知，死後嘅未知我解釋唔到喇，即係我唔係一個傳道人呀嘛，嗰啲嘢應該係由宗教人仕去做，但係生前嘅恐懼對於生老病死，死咗之後對於屋企人嗰種唔知點處理嘅惶恐，呢樣嘢係我可以解釋得到。我諗做呢啲嘢嘅反覆就係話知道去，點樣去特別貼心去做到，即係喺遺體捐贈嗰個計劃係去對住咩人都可以

，都可以……即係有一個令佢觸動嘅位，或者另外對於呢樣嘢認識嘅位，畀佢知道囉。

義工卿：Pasu呀，咁你入行咁耐呢，有無發生咗一啲難忘嘅事情呢？又有無啲神怪嘅事呀或者不可思議嘅事情發生過呢？你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去分享吓？

Pasu：其實呢，我諗好多人呢，見我自己做呢個工作呢，都會問我呀，即係會唔會有啲咩靈異呀、撞鬼類似呢啲經驗嘅。我無直接嘅撞鬼嘅奇遇可以講嘍嘅，咁無直接係咪即係有間接呀咁樣，哈哈。咁唔奇嘅，咁普普通通都有啲嘢講下咁。

係好普通嘅其實係，普通到呢，就算我知道有呢，我都唔會理佢嘍。同理呢，何況呢，我都未必肯定係有，因為我都無直接、真正……如果……或者我可能某個空間、某個時間，我突然間feel到有啲唔同，但係就算關鬼事，定係唔關鬼事都好，因為點解我要咁樣講呢，因為大部份我哋聽番嚟嘅鬼故，或者我哋喺一啲節目，無論電視、電台定乜嘢都好呢，我係絕對相信呢，大部分都有渲染過嘅，無論啲樣嘢係真都好，甚至乎好多都係假都好，就算真呢都有幾分假，或者甚至乎有少少真好多假，咁即係咁其實係無乜意思呀，咁即係講呢個只係為咗滿足對於，即係死亡背後帶出一種即係，帶有一種恐懼，同時都帶有一種神秘感。

而有啲人呢，佢以為自己唔驚之餘，佢仲覺得好想聽呢啲嘢，而得到一種即係刺激感，而依種刺激感其實係某程度上滿足緊自己一種快感。但我亦都要承認呢就係，如果人無咗某啲好……如果人無咗好奇心呢，即係人係無得進步嘅其實係，不過呢只係個好奇心唔係擺呢度啫，因為既然呢啲關鬼事嘅嘢，你又唔係變咗鬼，你人嚟㗎嘛你！咁即係關你鬼事咩咁即係！咁所以我覺得，喺我自己個個角度來講呢，就算呢個世界有鬼都好，更何況我係基督徒嚟，我都信有鬼嘅，我都知道嘅，我都知道，咁有鬼咪有鬼囉。佢有佢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我做緊嘅工作一定特別多鬼，咁應該都係嘅，但係唔係你想像中咁容易撞到、遇到，有啲咩神神怪怪、奇異，有奇異嘅嘢，係無嘍。所以其實好多時間嘅時候，或者大家心裏有一個好奇，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有嘅呢個好奇，但其實唔需要咁考究，因為呢樣嘢對我哋無特別大幫助。

同理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好相信嘅一樣嘢，就算有鬼呢，佢見到我，係佢驚過我，應該係，應該係佢避開我，而唔係我避開佢，因為……即係你……中國人話「平生不做虧心事」呀嘛，其實我唔單止無做虧心事，我係幫啲死者嘅，其實我係，咁所以就算佢嚟到頂籠都係多謝我嘅啫，或者佢唔係嚟嚇我嘅，何況我都唔需要接受佢嘅多謝，唔需要哈哈！我做我自己本份要做嘅嘢。

咁但係如果你係邪靈、惡靈呢咁，唔該你都係搵個烏雲蓋頂、眉頭耷眼個個啦。你埋嚟，我驚我傷到你咋！可能我有咁嘅信念啦。咁既係我係基督徒，我覺得咁有聖靈住喺我哋度啦咁，有神去保護啦咁，咁雖然我咁樣講好似好hardsell啦咁，咁你就當我唔係因為基督徒啦，只要你平常心面對，你好信你為人所做嘅嘢呢，其實鬼神之事呢就算好似孔子所講，我哋講番中國人嘅諺法，孔子話：「未知生，焉知死。」因為佢嘅弟子問佢鬼神之事，而孔子潤番佢個

徒弟，就係話你連生嘅事你都未可以掌握得到，連對待人嘅事你都未做得好，你點會明白死亡？死亡都未明白，咁鬼嘅事你知嚟做乜嘢啦簡單啲講就係。呢個都係我平時有時好多時，我咁樣講可能有少少好似，即係令到大家原本想聽嘅有啲唔同，或者可能有啲失望，但個事實就係咁樣囉。

義工卿：咁我哋呢part呢都問得差唔多啦問題，咁或者我哋都畀我哋嘅嘉賓休息一下，我哋會換另一批嘅主前人入嚟，主持下一part嘅部分。唔該曬嘉賓！多謝曬！（拍手聲）

Pasu：唔該曬！